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十六回 施碧霞神針救兄 飛天義別妹辭靈

話說施必顯趕上前叫道：「曹天吉我的孫兒，爾施爺爺來了。」舉起雙錘便打。曹天吉道：「施必顯慢來。」舉起棍將錘架開，回棍便打。二人在大廳一上一下、一往一來不見輸贏。那李榮春吩咐點起燈球火把，家人們領命，即時點起二三口火把燈球，照耀如同白日，李榮春立在一旁觀看。爾道他為何不上前幫助施必顯，卻立著觀看？因道好漢一個對一個，若兩個打一個就贏亦不算是好漢，亦被旁人說話，所以只立住觀看。

早有人入內報知夫人，夫人忙與淡氏大娘同施碧霞出來觀看。

只見二人交鬥不分勝負，料來必有一傷，乃叫丫頭去與他們說：「不可相打，可曉得兩虎相鬥必有一傷。」那丫頭走出正要開口，只聽得施必顯大聲叫道：「曹天吉我的孫兒，果然來得利害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施必顯我的兒，爾老子今日定不饒爾。」

那丫頭被二人這一喊，嚇得口也不能開，回身便走。那施碧霞見了心中大怒：「看這光景我哥哥要輸了，倘有差遲如何是好？此時不救更待何時。」忙在衣內取出一支神針丟在曹天吉腳股上，只見二人齊聲大喝，大喊一聲雙雙倒下。爾道為何兩個齊倒？因曹天吉一棍掃倒，施必顯正在舉錘要打，因腳股中了一針疼痛難當，立腳不牢，大叫一聲也倒了，所以兩個一齊倒在地下。曹天吉要爬爬不起來，施必顯先爬起來，舉起雙錘道：「我的孫兒，爾也倒了？」便要將錘打下，李榮春忙趕上前架住了錘，說道：「施兄，打不得的。」施碧霞用手一招收回神針，也走出來叫道：「哥哥，不可打下。」施必顯道：「爾這狗亡八，打倒施爺爺，爾為何也會倒？」曹天吉此時才勉強爬了起來，疼痛難當，道：「是那個狗奴才用什麼物件將我刺一下？如此疼痛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爾可曉得施姑娘的利害麼？」

曹天吉道：「是爾這賤人暗算麼？」欲要動手手舉不起，只是叫疼。

李府此時吵鬧早早驚動隔壁、鄰右人等道：「什麼人敢打進李府？我們進去幫助幫助。」大家道：「不錯。」遂一哄走進大廳，圍住觀看。只見曹天吉道：「喧人，爾用毒物暗算我，我豈無毒物害爾麼？」說罷，手動也不能動。施碧霞道：「爾是何等樣人，擅敢打上門來？如此大膽，無法無天。」施必顯道：「爾們不要勸我，待我打死這賊囚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不可。」又道：「曹天吉，爾還不去，要待怎麼的？」這些閒人一擁上前，七口八舌互勸。曹天吉正不得收局，見眾人來勸就順水推船道：「施必顯我的兒，今日爾曹爺爺且饒爾，待我好了叫爾認我的手段便了。」眾人道：「爾有本事，約定個日期看是要往那裡打，這才是好漢。」遂將曹天吉拖拖扯扯拖出大門，卻走不動。那花興見曹天吉打進去了，他就到對面酒館吃酒，此時酒尚吃未完，只見街上三三兩兩說道：「不知那裡來了一個後生打進李府，腳骨也打斷了，走也走不動，如今看他怎麼走回去。」花興聽了吃了一驚，連忙立起身就走，酒保道：「慢些去，算還了錢才去。」即趕上前來要扯他，不防跌了一倒，叫疼不絕，已將膝蓋跌得皮破血流，及爬起來花興已去的遠了，乃說道：「爾走爾走，不怕爾不還，明日到爾花府去討。」那花興來到李府門口接著曹天吉道：「二教師為何如此模樣？」

曹天吉道：「被他打壞了。」花興道：「打壞還是便宜了爾，比如大師爺只被他一兩下銅錘就明白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狗奴才，休得胡說，快馱我回去。」花興馱了曹天吉道：「噯啣！猶如死狗一般重。」曹天吉道：「狗奴才，敢如此放肆麼？不許爾多言。」悄悄回去不表。

且說這些閒人問李榮春道：「那後生是何人，敢打上門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他乃江西曹天吉，與施大爺不睦，故爾如此，有勞列位了。」眾人道：「豈敢。」遂就散去。李茂閉了門，眾人來到內廳坐下，施必顯道：「方才若不是妹子的萬靈針，幾乎性命休矣，只是我這個死被人恥笑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勝敗乃英雄常事，何足道哉，但不知這靈針有何妙處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此針乃是我父親在山海關之時，有一道姑自稱億靈聖姑，那時我在教場射箭學武，他見了道我本事尚未，要我拜他為師，他要教我武藝。我父親不肯，他道既不肯可肯齋他一飯否，父親道：『這個容易。』即吩咐備齋。道姑說：『既有此善心，齋不必備了。』遂與我此針道：『此針名為萬靈針，著人身上不傷性命，只能疼的一身無力，著了一針必要半個月才好。』

說罷，倏然化作一陣清風就不見了。我才曉得是個仙姑，還不知此針果真應驗否，我將針丟在一個小卒頭上，那小卒忽然倒在地下叫疼，我始信此針有靈，賞了小卒五兩銀子，將此針緊藏在身以防不虞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果然神妙。」

且說花子能在家懸望，想道：「為何此時尚未回來？那李榮春的本事也是平常，施碧霞乃女流之輩，只有施必顯的手段還去得，雖然好的也不是曹天吉的對手，就苟使他三人打一人也不怕他。」正在思想，只見花興馱了曹天吉回來，放在椅上坐了道：「少爺，二教師被施必顯打壞了。」曹天吉只是叫疼道：「了不得啊了不得！」花子能道：「二教師為何如此傷壞？」曹天吉道：「少爺，一言難荊我到李府與施必顯對敵，那施必顯也是利害，後來被我一棍掃倒在地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打倒了麼？好啊，再一棍就結果了他的性命，為何爾反如此模樣？」曹天吉道：「咳，不要說起，我正要將棍打下，誰知有個喧人不知用何毒物將我腳股一刺，我就疼得立腳不住也就倒了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那賤人必是施碧霞。不知是何毒物如此利害？」

叫道：「花雲，點燈來看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少爺，爾來看一看。」花子能將燈一照，看見只有一點血跡烏青，並無一空一缺，道：「這何物傷的？」遂叫家人們：「爾快去請醫生來看。」曹天吉道：「不用去請醫生，我自己有藥調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二教師也會做醫生麼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我做教師的，那些跌打損傷接骨止痛的藥多得很呢。」遂取些藥末抹在傷處，吃些藥上牀安睡不表。

且說李夫人問李榮春道：「我對爾說的話如何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孩兒已經向施兄說過，施兄道：『何樂不為，有甚不允？』」李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今日乃黃道吉日，吩咐家人備辦禮物。」又道：「我兒啊，不是為娘的厭惡施公子，只是他與花家結此深仇，昨夜又打敗了曹天吉，他焉肯干休？必然還要來與他作對，要報殺兄之仇不肯少歇。他又是一勇之夫不肯服人的，觀其兩虎相鬥必有一傷，傷了曹天吉，萬惡的花子能焉肯甘心？爾雖是官家子弟，焉能敵他父叔威勢？若傷了施必顯，我們於心何安？施碧霞也要決然與兄報仇，冤屢結屢深，幾時得休？不若留其妹辭其兄，送他百兩白金，薦他到爾父的門生處也好謀幹個前程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母親說得是。」遂辭了夫人來到書房，吩咐來貴備辦禮物端正走入內廳。施碧霞梳妝好了走出廳上，請夫人上坐，拜了八拜叫做母親，又請李榮春並淡氏大娘來拜為兄嫂，自此一發親熱。

內外備了兩席酒，李夫人上坐，姑嫂東西對坐。李榮春同施必顯在書房對飲，飲酒之間李榮春道：「施兄，我想爾有此一身上事，何不圖個出身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李兄，那功名兩字卻也平常得緊，只觀我爹爹，赤膽忠心為國家出力，卻被那花錦章的好賊殺了，還要做甚官？我恨不得將他來千刀碎剮方才出我之氣。」李榮春想道：「他尚不知花錦章即是花子能之父，若是知道定不干休，我且不要說破，待他得志再報此仇便了。」

乃道：「施兄，爾雖是如此說，大丈夫男子漢須要立身行道，光於前垂於後，父祖爭氣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只是一雙空手又無人提拔，那裡去圖功名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如兄肯去，這個不難，待我薦爾一個所在去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不瞞爾說，若有人提拔我也不至到這個田地，如今爾要薦我到那裡去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我父在日有個摯交好友姓竇名景藩，現在雁門關為總制，薦爾到他處圖個出身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既是李兄的好意，我怎麼不去？快快寫一封書，我就此拜辭而去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不必性急，待我選下吉日才去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我是直性的人，不去則已，要去就行，不必囉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就寫書便了。」一面叫家人再添酒肴，須當錢行，一面寫了書封好了，取了白金二百兩，叫家人收拾行李，道：「施兄，包袱一個、白金二百兩為路費，一

路須要小心，到了雁門關望即修書與我，也使我放心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是我母親的棺木在玉珍現，妹子又在此，惟望李兄照顧。」李榮春道：「這個不必掛心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我們同見夫人。」二人來到內堂將前情稟知，李夫人大悅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哥哥，爾乃莽撞之人，路上須要小心謹慎，不可任性妄行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不必吩咐，我自曉得，只是爾在此須要孝順夫人，恭敬兄嫂。我此去若得寸進，母親棺木也得還鄉，父親之仇也得報復，就是夫人之恩亦可報的。自古道恩怨分明。」

施碧霞道：「哥哥，那花錦章就是那。」說未完，李榮春忙丟眼色，施碧霞就住了口。施必顯道：「為何不說？那花錦章就是什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就是我也刻刻在心，必要報此深仇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個冤仇自然是要報的。」說完就拜別了夫人，又與施碧霞分別。施碧霞兩淚交流，千叮嚀萬囑咐，說不盡千言萬語。李榮春挽了施必顯的手來到大廳道：「不是我催促爾起身，此時天色尚早，就此上路。待小弟來送一程。」

施必顯道：「不必送我。」背上行囊取了雙錘，說聲「暫別」，拱拱手大踏步出門而行。來到玉珍觀拜別母親，吩咐道人幾句話，撒開腳步而去。

且說李榮春見施必顯一直而去亦不回頭，說道：「果然是個直漢。」遂回身來到內廳，說道：「賢妹，爾方才說花錦章就是，我丟了一個眼色爾就住口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哥哥有所不知，小妹自從初三那日初到花家，那萬惡的花子能就誇口道花錦章是他父親、當朝一品的太師，我家爹爹死在他父之手，諒花子能未知其情，我也未曾說破。」夫人接口說道：「爾必顯哥哥可曾知道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我哥哥是不知道的。」淡氏大娘也說道：「難道自己哥哥不對他說個明白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嫂嫂啊，爾但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我必顯哥哥乃粗心大膽莽撞之人，若對他說明此事，恐他要動干戈。如今不必說破，等他有出頭之時方報此仇。」淡氏大娘聽了微微而笑，道：「果然姑娘有見識，能思前顧後的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哥哥，方才愚妹一時失口幾乎說了出來，幸得哥哥對我丟個眼色方才住口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愚兄卻不曉得爾先知此事，是恐怕爾曉得了說了出來，所以丟個眼色。方才若不是我丟個眼色，爾豈不說了出來麼。如今此事是說不得的，須待風雲際會時，仇恨如山一齊伸。」夫人道：「不錯，我兒說得是。」李榮春說完走回書房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曹天吉只望與兄報仇，誰知被施碧霞用萬靈針刺了一下，負痛而歸，花子能請醫來治，醫生雖有妙藥，焉能治此萬靈針之患？曹天吉自己雖有藥亦不能醫治，一連睡了七八日，到是自己用的好藥，痛也止了，疤也結了，只嫌身體尚未勇壯，咬牙切齒恨著施必顯兄妹，要報殺兄之仇。未知可能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